

東岡集序

太學生池陽柯薰以東岡集謁余蓋其  
父憲使公詩文也公名暹字啓暉少師  
楊文貞公士奇嘗更字以用晦少領鄉  
薦召入翰林與脩國典尋授給事中被  
知遇于

太宗文皇帝奉天華蓋謹身殿災時應  
詔言闕政上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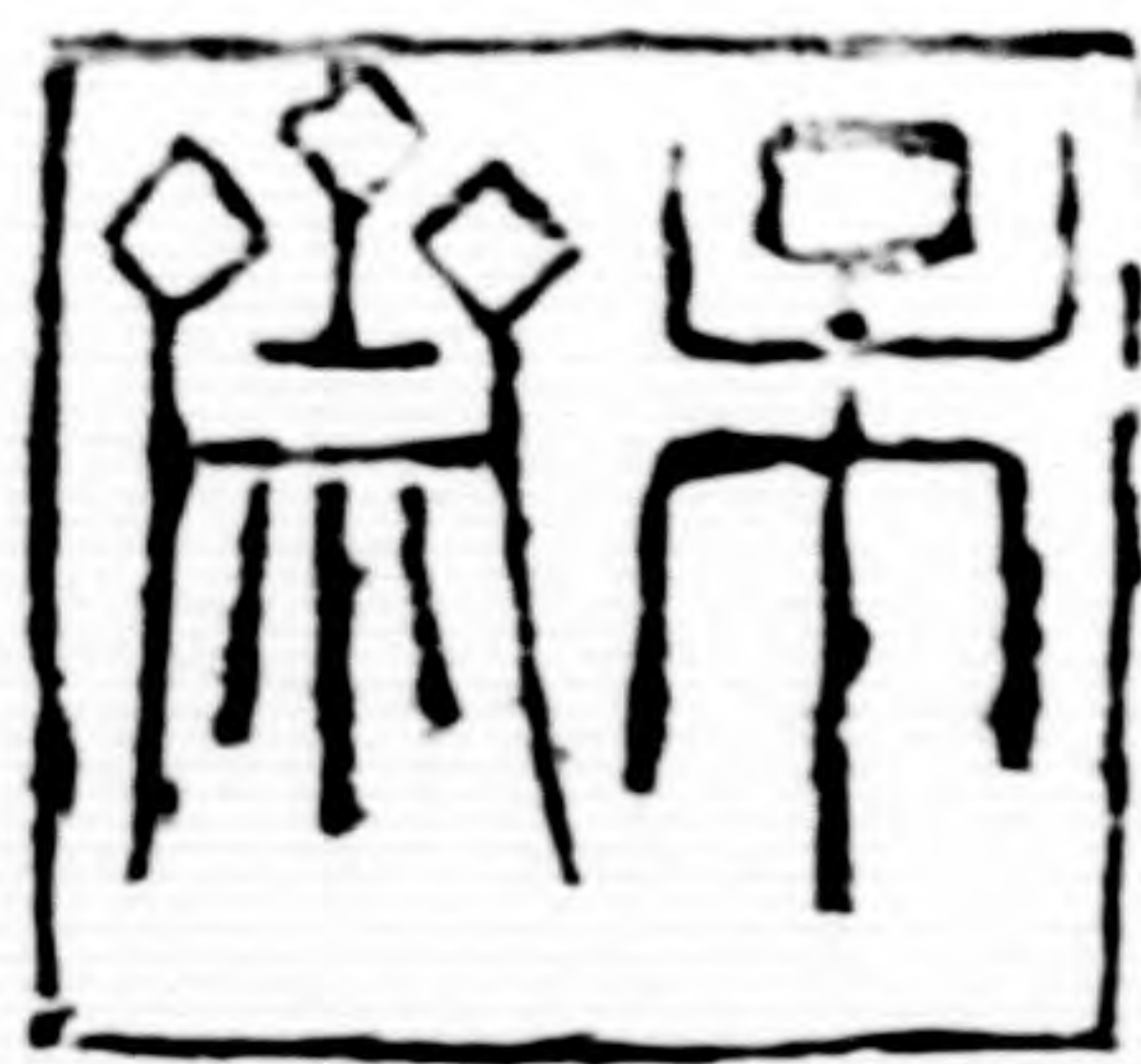
聖德次拍斥權貴臣下歷陳民瘼言甚切直以是取忤授州太守出宰永新吉水兩邑有政聲乃復起持憲于浙江雲南年猶未老致其事以歸其進退終始之際若此平生詩文甚多其尤在人耳目者言闕政章也今不在集中豈公自削其稿不欲賣直取名乎其來永新時出所作鉅編與子先君相講評予猶未

冠得從旁觀聽有文房楮筆硯墨四友記辭義宏羨若將攀昌黎毛穎而相與應和予時方習虞字以公此文書諸烏絲素殘公取以去其後再見公于京邸語及之公慨然曰子曩所書者吾官滿吉水歸過彭蠡童子失手墜波間惟吾手稿在然此外他作或出少壯時不甚滿吾意亦不欲多存之公之言若此故

今薰所示予特其千百之一二也有予  
先君像贊與予家藏者微有同異而予  
家藏者公墨蹟也詞翰兼妙信可寶焉  
予邑有隱君子段元中能詩公時與之  
言詩謂段舫軒謂予先君石潭皆舉其  
跡未嘗以名位自貴而忘下士蓋公之  
襟度予所素知往往類是則其政事文  
章之過人從可推而見矣東岡公所隱

居有龍池芝亭之勝與九華山屏峙畫  
列迢遞暎屬自大江秋浦之濱捨舟而  
入其文與詩竒崛出人意表漱滌萬類  
清瑩無滓觀於山川知其毓秀所從而  
宜其流出筆端之相髣髴也矣公為人  
鶴癯松古飲酒濡唇輒止食啖不過圭  
撮今年七十有四猶能讀書云  
天順六年壬午重九前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  
國志副總裁永新劉定之序



東岡文集序

在昔

太宗文皇帝時茂選天下英儒聚於  
館閣纂脩

永樂大典以備一代之制親承

車駕臨幸誨以文必韓歐字必鍾王  
蓋取古人以期待之也是以當時簪  
筆紀述之臣咸爭相淬礪精脩職業

衣冠文物彬彬洋洋可謂盛矣若憲使柯公其一也公字用晦池郡人年十六已掇巍科知名當世及遭遴選入詞林地位既高又有元老大臣如石首楊公永嘉黃公錢唐蔣公諸先輩為之師友以上下其議論此其學問之功與詞翰筆力所以愈進於高遠也暨以言事出守永嘉二州繼領

明揚陞使浙臬改調滇臺所至輒輦經史子籍以隨暇則考求誦習矻矻如書生及意得神會即具筆墨或書古訓或作為詩文以掄揚國家之盛美或因事製言以發宣已志蓋不忘

先帝之殊遇思欲追踪古作未肯遽以古人自遜者也語曰仕而優則學

高訓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其公之謂  
歟晚而致政家居彙其先後所著之  
文併為一帙目曰東岡集一日巡按  
繡衣劉公泰太平太守俞公端得其  
本讀而悅之將刻梓以傳走書徵為  
序予忝交于公知公之抱負有素蓋  
公之為學有漁故其文思深沈而幽  
永為政有紀故其文理微密而優長

為人好持論古今事變人品高下得  
失優劣故其文氣俊偉光華如星緯  
雜陳光芒而不可掩真學海之蜚英  
而藩臬之豪傑也少保黃公剡古靈  
之橐乃以立心正大優於設施為辭  
若以政評則可兼以學言則未足以  
盡公之所長也考於今所著述可見  
已雖然昔人之名集者徃徃有取於

地望東岡池郡之望也其東則朝陽之所麗也然則他之日使人瞻望而有蔚然之色讀之而有鏘然之音致景仰啓敬於無窮者其茲集之所存也歟時

天順三年歲在己卯秋七月中吉賜進士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翰林侍講同修

國史兼

經筵官安成吳節與儉序



東岡集目錄

第一卷

記

宋丞相信國文公祠堂記

後隆堂記

積慶堂記

仁濟堂記

燕岡義倉記

湖心草堂記

百鱗圖記

懷德堂記

寸草記

樹德堂記

終慕堂記

建德重新儒學記

四友軒記



第二卷

記

風木記

蘭溪義倉記

雲南都司題名記

承恩樓記

璽書樓記

畫記

慈壽堂記

序

送何廷儀還鄉詩序

送韓二守序

贈潘處誠序

師友集序

送吾先生序

亳溪書舍卷序

贈龔訓術玉峯書舍圖詩序

送王僉憲序

第三卷

序

贈廬陵張大尹序

贈尚寶卿朱公序

贈文選尹主事序

贈李太守致仕序

送楊太守復任序

友雲詩集序

贈章司訓序

登太平山詩序

文江贈別詩序

贈檀伯和榮陞序

送鄭貢士序

贈徐聞道詩序

雙桂堂詩序

第四卷

序

華容縣誌書序

永新修學紀序

贈吳大尹考績序

贈劉知州序

送僉憲陳公考滿詩序

贈陳南金序

滇南別意序

正淳安何氏族譜序

贈書庵劉先生序

壽徐秉常七十序

傳

黃季岳傳

第五卷

詩

四言古詩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哀詞

五言律詩

第六卷

詩

七言律詩

七言排律

五言絕句

五言六句

六言絕句

七言絕句

第七卷

墓誌

書菴劉先生墓誌銘

鄭左參政墓誌銘

故教諭陸先生墓誌銘

故處士李原達墓誌銘

故孟孺人余氏墓誌銘

墓表

柯用章墓表

宏岡阡表

第八卷

祭文

祭黃村船文

祭周孟簡先生文

祭熊太夫人郭氏文

祭周侍郎父秉昂長史文

祭總督軍務兵部侯尚書文

祭黔國公文

說

王氏四子字說

訥齋說

姜氏四子字說

尚質字說

弘則字說

守約字說

箴

自警箴

觀頤箴

贊

程楚國文憲公雪樓先生像贊

周秉昂小像贊

周侍郎小像贊

石潭先生像贊

章侍郎尚文待漏像贊

第九卷

書

與京師諸友書

與用章宗兄書

復朱廷暉書

與徐景探書

奉東里先生書

奉黃少保書

奉吳少保書

奉曹尚書書

與何清紀書

第十卷

題跋

書瑞蓮卷

書成國公命書首

書泥田周氏世直堂

書黃志遠疏藁後 書聽鶴軒卷

書峽江廟碑卷 題溫處士墓表

書程御史巡按江右詩卷後

跋解先生草書

書鄂渚事集 書奉訓堂卷

跋東坡墨跡卷 書節孝卷

跋舊書帖

書雲翰卷

東岡集目錄終

東岡集卷之一

記

宋丞相信國文公祠堂記

宋有天下三百年海內臣妾無險釁一旦胡風偏  
摧江南失守高城深池間雖有堅甲利兵曾勁草  
之不若獨丞相信國文公未受王命毅然浩氣充  
塞天地使伯顏之餌不能鈎一舌世祖之謀不能  
屈一膝幽囚白刃不能移一心是蓋有日月之明  
風霆之厲者存乎其見耳方瀛國未封墜石塞敵  
使南冠不執安知吳越不可復中原不可圖然而



不能皆天也或又以為既執之後張弘範說而誘之至再也世祖欲公附之切也附而用之宜不下於宋也使能隱忍許臣於庭見之時又安知無可圖者顧其思不出此嗚呼是豈足以知公者哉當庭見之時一身之外皆元有矣此膝未屈為吾敵國一屈之後臣節凜然縱有可圖吾心已二萬一有成猶不能免無成則是漢李陵之謀誰復可信此公所以吟嘯從容就死而靡他也暹來永新聞固塘文氏六義堂并詩乃公為其族人正道所扁而題也因造其堂拜公遺像誦公之詩過錢市又

瞻公像于文氏祠中宣德丙午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括蒼王公繼行過謁祠下命暹易文氏祠為丞相祠或曰文氏譜自五代時春元始至十世彥純生二子長曰卿次小山卿曾孫華齋生丞相為鳳崗派小山之後為固塘派族遠而義疏暹曰不然文正范公親疏之論至矣以公之孤忠大節傳播宇宙間如日星之明不容掩矣為宋而歿在宋當祀宋亡無祀之者雖敵國表勵忠節亦當祀况守公之故土而愛君之心同然者乎世無子孫雖鄉人尚義亦當祀况敦睦之族景先德者乎今其

祠在京都郡庠者創于元已祀之矣遲在金臺時見一僧號全拙以戒行自高尚知慕公風節往拜于祠又聞一指揮者見祠宇傾圮尚能慨然新之求其姓名未得豈有鄉邦不如敵國吾儒不如武弁同族不如方外者哉祠因舊更其榜曰宋丞相信國文公之祠為之歌曰

玉關洞開

朔騎南來

孤忠矢志

乾旋坤迴

匪人自天

我皇弗庇

巡剗遠貞

孔仁孟義

盥盥鳳崗

摧彼雕梁

固塘錢市

六義孔彰

篤維親親

匪祀何祀

子姓繩繩

億千萬世

後隆堂記

余嘗見前輩論蘇子瞻三槐堂記述古天定能勝人語為是人衆勝天語為非或疑之乃曰于公豎門駟馬之車未有也責報於天後卒有之王氏植槐三公之爵未有也責報於天後卒有之人之窮達果由乎人則人自為之將無所不至果由乎天也乃能取必於杳冥未兆之先蓋有似乎勝天也余曰不然天即理也順理以俟天曰順天非勝天

也違其理有以勝之者乃可謂之勝天福善禍淫天之理也順天之理而求必得於己無弗得者以二家之陰德若此天必報之以福借使其門不高槐不植則所報者猶在也苟不以德徒高其門植其槐以要之可得乎此天之可以理必而不可以人勝也世有挾私智以徼天不得乃曰天無公何不明之甚也世無二家之陰德則已苟有之無患乎天道之不公觀於劉氏為益信劉之先有字景弘者昌厥族始五季時楊行密以淮南兵下江西牙將彭玕據吉州玕以兵授景弘使脅衆附湖南

馬氏行密欲悉兵屠城景弘即歸行密不受行密官嘗語人曰我不從彭玕所活萬人後世必有隆者因名其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復有以名其堂者不三世而沆果相華及後先纍纍不替其能順理俟天與二家異世而同符也誠齋楊先生南軒張先生嘗題詩其間照耀千古兵燹以來名存堂廢今其後某復請余書光復厥祖意其子姓之多必有能世其後者培陰德於冥冥之中而其後之隆未艾也千古之下必有如子瞻者生乎其間以記之姑書此以俟



積慶堂記

慶錫自天疑不可必得而欲積之是求得之多也  
得不可必而可多乎解之者曰無以致之固不可  
必有以致之則可積而多矣致以富富不足以動  
天致以力力不可以勝天致以巧詐巧詐尤不可  
以格天宜乎不可得也惟降衷之理原于天率而  
由之則靜與天合動與天游有可必致者我之天  
不違於終身慶亦可全於終身積之而有以及於  
子孫則亦可延於子孫矣書云降祥易云餘慶此  
之謂也鴻臚寺卿楊公思敬舊宅南薰坊甚宏偉

公廡近市囂非詔子孫靜學之所改卜于都城東  
地尤高廣廳堂門廡百餘間規制尤宏麗材美工  
良不假資助非潤屋潤身者不能少保南郡楊公  
為名其堂曰積慶蓋大之也或謂本易文言義避  
公之名時著其效或曰著先德余恐避名而遷義  
則非也有以承於前必思有以繼於後先所積者  
我則承之我所積者子孫則承之二公之意如此  
夫慶猶雨露然雨露無私澤坎者自積埳者自傾  
坎如蹄涔積則蹄涔之坎如也沼積則池沼之坎  
如滄溟積則滄溟之慶之小大遠近由乎德有小

大而遠近之耳揚自關西四世三公之積其來甚久公先世家太原其居大興也終二世蚤際聖明官至于今五十年五轉皆鴻臚其承先積之厚可知矣公又篤於忠孝名著家國教子尤嚴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則方來之慶宜益無窮余辱公知久俾記其堂故不辭公名善敢書之以足名堂意云

### 仁濟堂記

古舒有孔季忱者自謂 宣聖五十八代孫由先避兵江淮間因家焉季忱業儒而學暨膺薦至京

師以仁濟額其堂屬余記之以圖不泯余惟聖人之澤在天下地無遠近時無古今人無賢愚未有不尊之者而謂有待於記為不泯者不也以今不魯而淮不儒而暨而欲齊其不泯故耳然則將有以繼之乎不也力之於烏獲明之於離婁聰之於師曠巧之於公輸不聞其後有繼之者况於集大成之聖功德與天地相終始乃欲有以繼其後難矣哉彼善為箕者不失為良弓之子善為裘者不失為良冶之子以其志之相似而業之相似也暨之業去儒之業遠暨之心去儒之心不遠故君子

達則為相不達則為鑿也君子視人之飢猶己飢  
之視人之寒猶己寒之見孺子將入井憫其無罪  
而怵惕惻隱以全之不孺不井而亦有可憫者人  
之疾也起其疾者鑿也有以生之有以死之鑿不  
可以不精而不可以不慎苟汲汲于利彼貧不可  
致者終無由致之則獲所濟者寡而達仁遠矣季  
忱能恒其德而不計其利雖遷其業而不易其心  
視人之疾亦猶己疾之而思所以全之者亦猶援  
孺子之將井則仁之所施者博而濟之所及者廣  
將見魯其淮儒其鑿庶幾乎箕之於弓裘之於冶

而不失為聖人之裔也乃書以歸之

燕岡義倉記

吉水距邑南而東三十里許為燕山大姓胡氏居  
其地因著其族曰燕山胡氏岡則據其地之高者  
言倉乃居燕山者胡有初所建也余嘉其有濟人  
之義為書扁曰燕岡義倉胡自居燕山凡幾世詩  
書衣冠不匱余來吉水之四年乃宣德癸丑歲不  
登四方之民多缺食奉勅撫江右侍郎趙公憂  
形于色下令郡縣為備余以官無儲積乃禮羅殿  
富而告貸至者莫不有難色獨胡有初欣然助千

石於是五鄉右家聞之莫不興起未幾侍郎趙公躬臨賑恤有初之子登自邑庠歸白父復以五百石助焉所活不可勝計是倉在所居右五十步許積所食餘散濟窮乏戒其子弟凶年免償豐年免息且曰天生我而無異於人者義也天生人而無異於我者命也財穀不常有於人豈得常有於我苟以均得於天者為輕不常有於我者為重失本然之權甚矣以有初之言與行若此而以義目之非過也宜也彼簞食豆羹見於邑固不可使聞有初之風有一命之寄而不能施一利於人若余輩

之碌碌亦寧無愧乎昔孟嘗君府藏盈積馮媛為市義而焚券有初之倉廩未必如孟嘗而敦行其義若此視孟嘗之賢為何如哉柳子謫居瀟水上自以觸罪為愚更舟溪為愚溪若丘若泉若溝若池若堂若亭與島咸以愚名而辱之余因義倉而為有初更其所居之山曰義山林曰義林泉曰義泉田曰義田路曰義路橋曰義橋至於義門義堂義族義村皆以義名而旌之未為不可是為記

### 湖心草堂記

合肥邑治東南五十里有巢湖周浸數萬頃與江

淮通有山磅礴而出其中曰姥山下有平原可耕  
可漁可樵可牧山之陽有古宣聖廟庭蓋龍氏先  
代所躬也龍氏世居其間以文學武功致身顯榮  
者後先相望意者亦湖山之勝有以致之也工科  
給事中龍君有本幼學庠序時構堂一區臨水上  
每歸奉親餘兀坐其間置圖書左右以弘德業名  
之曰湖心草堂既仕授族姓子姪為延師講學之  
所夫學須靜也學靜則無蔽於外而其中不遷不  
靜而無有成者尠矣故古之人有盛德大業者多  
處乎幽閒寂寥之瀕若耕莘釣渭築傅岩卧南陽

之流是已草堂在湖山間茂林延蔭澄波漾綠無  
輪蹄喧囂之雜其亦幽閒寂寥之隣而草堂之靜  
可以成其學矣且湖山之理又有與道為體者存  
孔子會此理而有為山川流之喻孟子會此理而  
有登山觀濶之說其凡曰師曰弟子講學於草堂  
間樂其靜而忘其外所有於古聖賢之言隨所精  
察積之而欲其高充之而欲其盈進之而欲其漸  
教之者不倦學之者不厭必將大有所得焉使由  
草堂而出者皆大有所得為臣則忠子則孝夫婦  
長幼朋友之施皆可法於人人其窮也知其所守

而不失義其達也知其所行而不離道則雖阿衡霖雨非熊卧龍之盛德大業不他求而可幾企矣若將覽湖山於風月之下為文字具者茲不與焉又或思有以華之將貯聲色羅甘旨為耳目娛者抑亦為草堂之羞

### 百鱗圖記

畫雜魚一帙凡四十一葉葉分為二方者三十四通為一方者六為一方而虛其半者一其為魚之小大自鱖而鱗解而鮓鱓洋洋如潛如躍有形影可數者二百一十有八若鯉若魴若鰈若鱖若

### 懷德堂記

懷德何以名堂存其固有之善也固有之善不定於人定於理善竟之於子舜之於弟禹之於父雖皆未定而世之善事父者皆為孝善事君者皆為忠善事兄者皆為弟則理無不定此固有之善之為德不可不思所以存之也都察院范君以理蘇之吳縣人宋文正公十一世孫父菊軒有父德母劉氏有母德君年逾齒失恃弱冠失怙其有得於家庭之訓已多既而以才德起為今官祿可養矣二親不待每念及輒愴然泣下既自名其堂復請



躍泉以感其孝入舟以符王天下化龍作霖以蘇  
大旱則其性亦靈矣乎渭川之釣於前嚴陵之釣  
於後聞其釣魚而不聞其德魚羊續之懸於庭周  
文之育於沼聞其德魚而不聞其愛魚也烏有仁  
人君子之愛養其民不如愛魚之欲其盛哉今費  
侯之來吉郡惟以愛民為心飲食起居泊如也嘗  
有饋生魚者使人畜之泮池間而不忍食而乃輯  
此非愛其魚也非愛其畫之工也易曰信及豚魚  
中庸曰魚躍于淵吾知其以百鱗之圖而觀九邑  
之民思過半矣

志伊學顏之說並載小學可見孔顏之後有明道  
伊周之後有希文希文有志於天下明道有志於  
聖人此文定之責諸子者可謂大矣在文定尚爾  
况為其後者乎君懷二親之德實懷文正公之德  
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每以貧時養親不給為最  
恨今已復見於君則夫居廟堂憂其民處江湖憂  
其君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者亦君之志也噫  
韓范二公同時無相上下韓公五世後不能無併  
胄文正公十一世尚有懷德者未艾抑何盛哉子  
子孫孫勿替引之可也



寸草堂記

武岡劉蒙養正中鄉舉之秋父僉憲公以壽考終于家又明年母夫人亦棄世蒙哀痛極至幾不生者再令祿已得而養不逮矣一日讀孟東野詩至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愴然泣下不已因書寸草二字隨所處而目之蓋欲圖報而知其為難不敢忽以舊從余游請為之記昔王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必三復流涕門人為廢蓼莪之篇蒙有感於東野之詩方切而余欲有言無乃益其悲乎然哀父為安東司馬東關之對是昭怒而害

之也非是非天下之公而父子之情尤切門人不忍為之廢詩也亦宜蒙之父居官四十二年間雖暫謫而旋振為提舉為少卿使南交者一使西域者三始終僉憲致政還鄉母夫人處家教子賢比呂申國張夫人偕老以終生榮死哀非哀父比矣蒙特以祿養不逮而思親之孝無異於哀感寸草之詩無異於蓼莪然在哀之門人可廢在吾則有不可辭者也萬物並育於天地間未有能報之者况植物無所知覺微如寸草尤初生而最弱者何有報於陽光人於萬物為最靈非草木比禮必答

讎必復恩必報若孔子蒸豚之拜豫讓匕首之挾  
韓信一飯不忘之類輕之重之必稱其情惟子之  
於父母何以稱其情哉借曰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將竭我溫清時我甘旨左右無方服勤  
至死而少效萬一至於父子生我母子鞠我出入  
腹我我終不能生之鞠之出入腹之將何以效萬  
一而稱其情哉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之  
意實本於此蒙欲圖報於親親不可作身也者父  
母之遺體立身不辱而主於敬為士則忠順不失  
以事其上為大夫為卿則言無口過行無怨惡於

天下以守祭祀宗廟以揚名顯親則亦庶幾乎耳  
僉憲遺澤豈不益遠而無窮焉蒙然吾言慎勿易  
而見忽苟非所安尚當進就於有道者余則不能  
知

### 樹德堂記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孔子之後亦未有盛  
於朱子也生乎當時有所見生乎後世有所聞幸  
也世以不生於其時出其門下薰其德為不幸者  
多矣况為其子孫者不思所以繼其後而樹其德  
乎宗王考亭朱夫子之裔也由父子餘方幼值元

季擾攘成立依吳氏因吳之宗玉早卓然有見不  
吳而朱以未請於公故猶私朱而公吳也歷官所  
至以樹德名其堂貴卿名儒多著為文辭宜必有  
可法者矣在同人之象君子以類族辨物在升之  
象君子以慎德積小以高大若宗王者其有見於  
此歟農者樹穀賈者樹財工者樹藝未有不自苗  
而碩自嗇而豐自拙而巧者亦未有樹穀而不日  
升樹財而不日盈樹藝而不日精者也士君子希  
賢而聖聖而天希其德也天之德至矣大矣欲樹  
而至於此也難矣不知其為德而不樹焉者愚不

肖也知其為德而不樹焉者自棄也樹其德而不  
求至焉者自小也求其至而未至焉者可以無責  
矣孔子其天也朱子遵之而不違宗玉其可違之  
而不遵乎由自棄而上宗玉所固無由自小而下  
宗玉所宜勉也

終慕堂記

昔舜以孝親之至為法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憂  
不如舜者憂事親之未至也人皆有父母而後有  
其身身存則慕父母之心不忘孟軻氏何獨於大  
舜見之蓋衆人之孝有所慕則遷不衰於此則衰

於彼舜則極天下之貴富好色皆不足以遷其慕  
親之心所以為大孝憂不如舜而以舜為法焉則  
其為孝也亦大矣選部郎中東平張公廷玉孝行  
誠篤君子為名其堂曰終慕屬暹記之暹在制憲  
時廷玉為衢同知僚佐每分巡道其廉能孝謹及  
來京師廷玉已居選部見主事劉養正尹廷佐每  
道及公之孝誠必稱嘆不已詢其實乃曰公先世  
北京大父元樞密院判元社既屋避地通州死之  
倉卒稿葬父流寓至東平鞠於王氏公既成立從  
父通州求葬骸至則陵谷改觀莫知其所矣公禱

于神詞甚懇至夜獨宿祠下真有以默相之果夢  
一人指其處旦以冠履服色聞于父父慟哭曰誠  
若是儼然吾父臨終時狀從所指而求之果得遺  
骸嚙指漬而歸葬焉遂復張姓仍家東平居母李  
及繼母素喪哀痛如一皆不御葷酒不入私室者  
三年父疾劇夜禱于扉願減已算以益父父竟瘞  
初任衢過家迎養父年已八袞人或難之公曰求  
祿所以養親今既得祿而不就養忍與妻子享乎  
父欣然偕往居官雖廉而務悅親心無所不至父  
沒適承委於他郡痛不聆一言訣別哀號幾不生

閩郡聞之形於歌詠歸既棄事廬於墓側烏巢燕  
墨悲鳴助哀巨蛇盤旋鄉閭驚嘆聚觀傳頌達于  
州郡州上其事公自視歎然泣謂所厚者請止之  
守不聽事聞 詔旌其門公之孝誠著稱公私間  
為可信者如此其祖未識也孝誠有以格之而安  
其靈孝父則誠於父孝母則誠於母孝繼母則誠  
於繼母言輒感愴自少至今孝誠一至不衰於妻  
子無間於事 君真可謂終身之慕其名堂也為  
宜雖然父母天地也孝滿天地間之路大小迂迳  
周天下無不達行之自如遠近耳舜之孝如日月  
世必有知者書之以俟

建德縣重新儒學記

皇明敷政教於天下久而益惇天下郡邑之司政  
教者久而不能無闕失宣德正統間

璽書命廷臣憲臣分理之于時南直隸巡撫則侍  
郎吉水周公忱提調學校則監察御史永豐彭公  
勗皆素著聲望於中外者士民聞風傾仰政教為  
之一新建德縣學先亦廢弛至是而亦一新之蓋

邑士徐永元江必遠檀啓禎陳子淵徐秉常曹洞  
英徐彥副七人者有以倡之也按郡誌建德初在  
秋浦鄱陽二縣間為至德鎮唐至德二年始立為  
至德縣隸潯陽復隸于饒永泰四年方隸于池五  
代後梁時改名建德舊學在縣東來蘇坊宋丞相  
吳淵嘉定間為令建德遷縣西北善政坊梁中行  
為記堂曰崇化太常博士柳貫記之齋曰宅仁曰  
集義後有六經閣前有咏歸亭中更變故學毀文  
湮 國初知縣夏霖即所遷之地創建廟學屢葺  
屢敝至宣德癸丑則殿宇傾欹以木矣巡撫

公命縣丞劉恭教諭沈圭募衆新之緒就而劉以  
裁省去任竣事者欲速弗稱易毀而虛費也公見  
益不樂遲因薦永元等於公曰是皆吾邑之好義  
而有力者明公若以禮勸之改圖不難公遂召見  
一二與語大悅適頒新曆公親緘題分賜之不數  
月新殿成輪奐翬偉迥異疇昔觀感者彬彬興起  
時知縣李君佐尤善禮勸不踰年明倫堂東西兩  
齋兩廡大成靈星門皆成師生有舍庖廩有所供  
祭之需畢具材斲工力之費動以數千萬計七人  
之功實倍於一邑之衆也二公謂宜刻石以紀其

事以文屬遲遲惟孔子言於宗廟朝廷或便或  
閤閤或侃侃然於鄉黨則似不能言者顧予何人  
欲言於廟學以告鄉黨得不自量而知懼辭未許  
彭公去廬陵孫公鼎繼之教誘循循有古人風復  
命訓導羅素促文余再辭真別得一言以嘉惠吾  
鄙吾黨有幸然終莫能得也茲余休致歸淳安何  
君環來尹吾邑偕典教屠顯司訓鄧以遜謂遲曰  
君子樂道人善不貴修辭子欲遂謙德而負諸公  
之托泯鄉人之善恐亦未安無已乃復之曰古今  
天下所共由者一道理之明不明由乎教行不行

由乎政三代以上政教出於一塗如契敷五教而  
政在其中皋陶弼五刑而教在其中後世損益殊  
制各司其司君子為政固必興學而勸賢為教亦  
必化民以成俗然而不能者豈皆士與民之過歟  
故吾邑之學未遇則莫能起廢既遇則瞬目擴新  
由乎上之人有以鼓舞而作興之則下之人有所  
觀感而興起之也後之任政教者惡可以邑小民  
貧而不加之意凡被夫政教者惡可自棄而不從  
其化樂育之士尤當尊所聞行所知惡可自棄而  
不務格致誠正於己隆孝友于家敦信義于鄉他

日出而有政教之責必思有以忠乎 君而澤乎  
民庶無負 朝廷之作養諸公之崇勸鄉人之屬  
望焉暹固不敏安敢以駑劣而畫驥程

四友軒記

余少游學四方時見吳興楊生璧建楊游生默貴  
溪祝生枳端溪石生彥皆文獻故家子迥出時輩  
遂目為平生交及余賓興四友不約而同追隨至  
京師入場屋賴夫資益為多既而數不利於南宮  
四友亦相親不少懈逮余入翰林又各推引其族  
之散于四方者俾咸得以相接薰染久之覺有稍

進致充 上之使令於是益不敢湏臾離四友乃  
永樂戊戌冬闈官舍之偏為小軒明二窓潔四壁  
屏去塵俗延四友寘之上席復招二三童子之可  
教者日與琢磨非好為師實迫於知己異數半之  
有得也童蒙有不善於楊生者乃謂其貪墨倔強  
進銳退速髮種種不可用不善於游生者則謂其  
膠固執滯其淡也可厭致飾于外不可言又或謂  
祝生不過於厚則傷於薄潔脩而堅定者不可得  
又或謂石生心不平志不堅狀貌不端莊劄介而  
溫潤者不可得是皆見其一失而不知其大端也



騁能博記貫古今一理具而萬善足應變疾徐殆  
有以合天之運默之玄德昭著信於永久金石不  
如殆有以合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若砥也遠可萬  
里而不違久可萬年而不廢殆孔子所謂用則行  
舍則藏者乎若彥也居常不遷靜以養德劉介而  
溫潤殆孔子所謂涅不淄磨不磷者乎故自天子  
至於士庶人無弗與者豈庸夫孺子之所能知攷  
其先世楊生系出中山毛氏官中書游生出燕氏  
官正言祝生本楮氏官待制石生祖端明皆以文  
學佐理天下成人之善最多故其榮顯相承世世

不乏一時同事若水中丞貝光祿山架閣印書記  
竺秘閣邊都護黎司直刁吏書胡都統齊司封黃  
秘書曹直院方正字繁都丞皆備文房之選殆為  
得人山林之士固不盡識余幸博交而遂兼盡夫  
麗澤其間不能無踈闊獨四友則無一日不相接  
洽也第恐壽夭不齊古人以世月日計則日計者  
最天也余將求其族之克肖者終吾平生辟乃免  
冠俯首謝默書於彥砥能識之以為名軒記

東岡集卷之一

東岡集卷之一

